

# 主观量的成因\*

李宇明

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事物、事件、性状等无不含有“量”的因素。例如,事物含有几何量和数量等因素,事件含有动作量和时间量等因素,性状含有量级等因素。这些量的因素集合起来便构成了“量”这种反映客观世界的逻辑范畴,客观世界的“量”这种逻辑范畴投射到语言中,形成语言世界的量范畴。语言世界以客观世界为基础,但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摹写。客观量和主观量的分别便是语言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诸多差异之一。

语言中的量,有些含有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因素,有些不含主观评价因素。前者称为“主观量”,后者称为“客观量”。例如:

- (1)他吃了两个苹果。
- (2)他只吃了两个苹果。
- (3)他竟然吃了两个苹果。

(1)只是客观地述说“他”吃了“两个”苹果,“两个”是客观量。(2)和(3)不仅述说“他”吃了“两个”苹果,而且还含有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两个”是主观量。(2)包含的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是“吃的苹果不多”,“两个”是主观小量。(3)包含的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是“吃的苹果太多”,“两个”是主观大量。主观量出现的地方,在数量词语或与之相关的词语上常常有重音作为标志。

客观量是以数学量的大小来衡量的,如“五”大于“三”,六点钟早于七点钟,五十岁大于四十岁。主观量虽然以客观量作基础,但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并不是简单地以数学量的大小来区分的。“两个”作为客观量是相等的,但在(2)中是主观小量,在(3)中是主观大量。再如:

- (4)都六点钟了才起床。
- (5)刚刚七点钟竟然就起床了。

在客观量上七点钟晚于六点钟,但是(4)的意思是“六点钟”起床太晚了,“六点钟”是主观大量;(5)的意思是“七点钟”起床太早了,“七点钟”是主观小量。

如此看来,研究语言的量范畴,有必要区分客观量和主观量,有必要探讨主观量形成的原因,有必要全面地梳理主观量的各种表达方式。陈小荷(1994)对主观量的一些宏观问题进行过讨论,并专门分析了“就”、“才”、“都”三个副词表达主观量的情况。王弘宇(1996)又讨论了“仅…”,“就…”格式的主观量问题。本文重在研究主观量的形成原因。

主观量在语表形式上,可以用数量词语表达,如(2)~(5),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例如:

- (6)他整天鸡呀鸭呀地吃。

“鸡呀鸭呀地吃”是邢福义(1988)所研究的“NN地V”结构,带有小夸张的架式,且含有明显的主观大量色彩。用数量形式表达的主观量,又可以分为单量式和双量式。单量式是只含一个主观量的结构或句子,(2)~(5)都是单量式;双量式是含有两个主观量的结构或句子,例如:

(7)去年下半年,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农村业余剧团会演,县财政局讨论了三次,才批给了他们五百元宣传费。后来,他们竟然来找章友法,结果,一下就得到了五千元的捐款。(陈

\* 本研究为中华社科基金“九五”项目“现代汉语量范畴研究”的一部分。

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1期121页）此例包含两个双量式。在“P，才Q”双量式中，P含有主观大量“三次”，Q含有主观小量“五百元”；在“P就Q”双量式中，P含有主观小量“一下”，Q含有主观大量“五千元”。

为使讨论比较集中、鲜明，本文取例主要是用数量词语表达的主观量，包括单量式和双量式，必要时才考虑非数量词语所表达的主观量。

## 一、异态量

如前所述，主观量都带有说话人对量的大小的主观评价。有些主观评价是直接的，有些主观评价则来源于量的“异态”，有些则是受相关的主观量“感染”所致。本节先讨论异态量。

### 1.1 量的常态与异态

一定的事物、事件和性状，人们对其量的大小和因量而带来的各种表现、对事物、事件、性质之间因量而产生的各种联系，一般都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这种常识性的量称为“常态量”。例如，在常压下水在摄氏零度时结冰，在摄氏一百度时汽化。再如，我国儿童开始上小学的年龄一般是七岁，国家规定老年人退休的年龄为六十岁。这些都是常态量。

在话语实际中，常态量也可能是说话人的特殊认识，与大众的常识性认识并不一定相符。例如：

(8)你这话不能算数，因为你才十九岁呀，还什么都不懂呢。（陈冲《历史拒绝眼泪》，《十月》1984年1期101页）

一般说来，“十九岁”已经是成人了，但是说话人却认为十九岁“还什么都不懂”，说话“不能算数”。在说话人的心目中，也许二十多岁才是懂事的说话可以作数的年龄。否则“因为你才十九岁”是不成立的。

研究语言的量表达，必须考虑说话人的这类特殊的认识，把这类特殊的量认识也纳入到常态量的范畴中。因此，可以把常识性的常态量称为“社会常态量”，把说话人特殊的不同于社会常态量的量认识称为“个人常态量”。

与常态量（包括社会常态量和个人常态量）不符合的是“异态量”。摄氏零度水不结冰、摄氏一百度水不汽化，八岁还没有上小学，六十多岁了还不退休，便是异态量。如果例(8)的说话人发现十九岁的“你”什么都懂，也便是产生了异态量。

### 1.2 异态量、常态量与主观量的关系

许多主观量表达的都是异态量，也就是说，异态量是主观量产生的一种重要根源。例如：

(9)刚五岁就上学了。

(10)都六十多岁了还没退休。

“五岁”对“上（小）学”来说是异态量，“六十多岁”对“没退休”来说是异态量。这些数量词语在句子中都表主观量，“五岁”是主观小量，“六十多岁”是主观大量。

因异态量而产生的主观量，可称为“异态型主观量”。含异态型主观量的句子背后，都隐含有一个可供比较的常态量的命题。(9)、(10)分别隐含的常态量的命题是(9')和(10')：

(9')七岁开始上小学。

(10')六十岁退休。

如果把隐含的命题记作S'，S'所包含的常态量记作L'，把含主观量的句子记作S，把主观量记作L，那么，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可由(11)推出：

(11)当 $L < L'$ 时，L为主观小量；当 $L > L'$ 时，L为主观大量。

(9)中的L(五岁)小于(9')中的L'(七岁),因此,“五岁”表示主观小量。(10)中的L(六十多岁)大于(10')中的L'(六十岁),因此,“六十多岁”表示主观大量。

### 1.3 异态型主观量的表达手段

异态型主观量的表达手段多种多样,但大都是“才、就、都”等副词。这些副词从语义指向上看,多数都具有“双指性”。回头看对例(7)的分析:在“P,才Q”和“P就Q”两个双量式中,“才”和“就”在语义上既前指各自的P又后指各自的Q。在单量式中,这些副词也具有双指性,例如:

(12)朱庆涛独自费了三小时才搭成雪墙,……(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350页)

在(12)中,“才”在语义上既前指“费了三小时”又后指“搭成雪墙”。

根据P和Q的不同,这些副词或者是一端指向数量词语,一端指向与该数量词语有关系的事物、事件和性状;或者是分别指向两个包含有数量词语的短语,这两个短语中的数量词语具有某种依存性或是比例关系。于是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单量式和双量式。尽管这些单量式和双量式的具体情形不同,但是P和Q之间的关系就量上来讲都是异态的,这些副词利用自己的双指性把P和Q系联起来,并因这些副词标记主观量的特点而形成各种主观量的表达。

异态型主观量还可以采用由副词所形成的格式表达。前面的举例中已有不少关于“才、就、都、还”所形成的特定格式的例子,如例(4)的“都P了,才Q”,例(5)和例(8)的“刚刚P就Q”,例(9)的“都P了,还Q”等。这些格式也是起到将P和Q两部分联系起来的作用,所不同的只是在P上增加了一些主观大量或主观小量的标记。

## 二、直接评价的主观量

直接评价的主观量称为“直评型主观量”,直评型主观量不依赖于异态量,而是通过一些词语或格式使其中的量带有主观评价的色彩。有两种情况:a)直赋式;b)小夸张式。

### 2.1 直赋式

通过一些词语、格式或数量词语自身的一些变化形式而直接赋予某数量词语以主观量的色彩的表达方式,称为直赋式。由直赋式造成的主观量称为“直赋型主观量”。例如:

(13)我一共只有一百多块钱资本,我还要去黑龙江一趟。(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17页)

(14)整整一天,吴国斌懒惰如猫,老是坐着,满眼忧伤,看人恍恍惚惚的。(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329页)

(15)手扶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麦草。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

(16)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章友法,不分日夜地足足准备了三个月。(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1期141页)

(17)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工厂……(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1期139页)

(18)木头被锯成各种规格的长度,分门别类地归在一起,堆成一大垛一大垛。(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202页)

(19)他想到了自己几天来的一幕一幕,想到了准考证、医院、徐北华和那姑娘。(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41页)

(20)不就是几十里吗,亲自跑一趟得了。

(13)用“只”赋予“一百多块”以主观小量的色彩,(14)~(17)用“整整”、“满满”、“足足”、“好”赋予“一天”、“一车”、“三个月”、“几个”以主观大量的色彩,(18)、(19)用数量

词语的复叠方式“一大垛一大垛”、“一幕一幕”来显示主观大量。(20)用“不就是…吗”格式赋予“几十里”以主观小量的色彩。

从语义指向上看,直赋型主观量的表达手段一般都具有“单指性”或“自指性”,这与异态型主观量的表达手段的双指性是不同的。所谓单指性,是这些词语或格式语义只指向其辖域中的一个数量词语,如“只”、“整整”、“满满”、“足足”、“好”和“不就是…吗”。所谓自指性,是指数量词语自身的变化形式,如“一大垛一大垛”、“一幕一幕”。

## 2.2 小夸张式

当小夸张的焦点落在数量词语上时,因夸张的作用而赋予数量词语以主观量的色彩。由小夸张方式造成的主观量称为“夸张型主观量”。例如:

(21)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

(22)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呢,急什么?

“宁…,不…”是带有小夸张意味的忍让性抉择格式,夸张的焦点在“一口”和“一筐”这两个数量词语上,使“一口”表示主观小量,“一筐”表示主观大量。如果夸张的焦点不在数量词语上,这种格式即使出现数量词语,数量词语也不表主观量。比较:

(23)中国有句古话:宁拆一座庙,不拆一门婚。(崔京生《长江口》,《收获》1991年2期26页)

(23)的夸张焦点不是“一座”和“一门”,而是“拆庙”和“拆婚”,因此“一座”和“一门”不表达主观量。如果把(21)和(23)分别改为:

(21')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桃一口。

(23')宁拆三座庙,不拆一门婚。

(21')中的两个“一口”不再是夸张焦点,因此也不再是主观量,甚至连句子本身也变得不通顺了;而(23')中的“三座”和“一门”变成了夸张的焦点,“三座”表主观大量,“一门”表主观小量。

(22)中的“呢”是一个略带夸张意味的句末语气词,由于“呢”的作用而使“十分钟”带有主观大量的色彩。

许多主观量都是通过小夸张的方式表达的。例如“一十量+VP”格式一般都含有小夸张的意味:

(24)一玩就是四年五年。(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34页)

(25)章友法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缸子开水,(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1期138页)

(26)手一抓,便是一把。(陈康瑾《他走向莽莽林海》,《十月》1984年1期61页)

小夸张也有夸张程度的差异。<sup>1</sup>例如(21)的夸张程度就比(22)高。多数小夸张都是往大处夸,夸张的焦点形成主观大量;只有少数是往小处夸,如(22)“宁吃仙桃一口”中的“一口”,形成主观小量。仔细体味,一些直赋式的主观量也带有些许的夸张性,如(14)~(19)就有些许往大处夸张的意味,(20)有些许往小处夸张的意味。如果把直赋式看作夸张程度为零或接近于零,那么由直赋式到程度较高的小夸张式,会形成一个夸张程度由低到高的连续性系列。

## 三、主观量的感染

有些带有主观量色彩的数量词语,来自于与之相关的主观量的感染。因相关数量词语的

<sup>1</sup> 小夸张是许多词语和格式所具有的一种性质。于根元(1982)和邢福义(1988)都提到过有关小夸张的一些现象。但是小夸张究竟有多少种情况、小夸张的夸张焦点、夸张程度等问题,都值得专门研究。

感染而造成的主观量称为“感染型主观量”。例如：

(27)一个年级才三十人。

(28)一旦投产，光是酒精一项，当年就能给我产值五百万……（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1期120页）

(27)中的“一个年级”本来并不是主观量，但因受“三十人”这个主观小量的影响，而多少带有一些主观大量的色彩。(28)中的“(酒精)一项”本来只是表示范围，但因受“五百万”这一主观大量的影响而带有了主观小量的色彩。能说明(28)中的“(酒精)一项”是感染而形成的主观量的一个旁证，是表范围的“光…”后面可以不出现数量词语，例如：

(29)光肥皂就买下二十条，因为听说荒山僻野的人一生只洗一次澡，故当地不产肥皂。（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178页）

从重音方面看，感染型主观量可以有重音，也可以没有重音。有重音时主观量的色彩浓一些，没有重音时主观量的色彩淡一些。因为感染型主观量可以没有重音，因此有些讨论主观量或是与主观量有关的论文，对这种主观量的看法是有分歧的。<sup>2</sup>

主观量的感染一般都是出现在两个数量词语共现的双量式中，而且这两个量一般都具有相关性。(27)中的“一个年级”同“三十人”具有比例关系，(28)中的“一项”与“五百万”具有范围和产值的关系。而且就观察到的例子来说，感染具有相反性：即如果感染者为主观小量，则被感染者就会带上主观大量的色彩，如(27)；如果感染者为主观大量，则被感染者会带上主观小量的色彩，如(28)。感染型主观量的标记词语或格式同异态型主观量的相似，也是具有双指性的。没有这种双指性，感染是不可能实现的。

#### 四、余言

逻辑范畴中只有一种量，即客观量，而语言世界的量范畴中却可以有客观量和主观量的区分。本文的研究表明，造成主观量的原因有异态量、直接评价和感染等三种，据此也可以把主观量分为异态型主观量、直评型主观量（包括直赋型主观量、夸张型主观量）和感染型主观量。每种类型都有自己较常用的表达手段。关于这些表达手段，拟另文详细论述。

主观量的这三种成因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兼容的。在一些语言事实中可能几种因素同时出现、交互发生作用。例如：

(30)哪怕只误会一分钟都会成为我的耻辱。（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184页）(31)满满一车西瓜才卖了百十块钱。(30)中的“一分钟”由“只”赋予以主观小量色彩，并因“哪怕…都”这种小夸张格式而得到加强。(31)中的“百十块”是由异态而产生的主观小量，由之而使“一车”感染为主观大量，“满满”赋予“一车”以更浓的主观大量色彩。这两例的主观量的表达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sup>2</sup> 陈小荷（1994）就认为没有重音的是客观量，例如：

(1)'十个人才喝了五瓶汽水。

(2)十个人才喝了'五瓶汽水。

陈小荷（1994）认为，(1)的重音在“十个人”上，是主观大量，“五瓶汽水”没有重音，是客观量；(2)的重音在“五瓶汽水”上，是主观小量，“十个人”没有重音，是客观量。这些客观量所带有的大量或小量色彩，是跟主观量对比产生的。本文建立感染型主观量的概念，就是为了包括这种现象。如果把上两例码化为“P才Q”，不管重音是在P上还是在Q上，P都表小量，Q都表大量。这样，对此类现象的解释就会简明得多。而且这种解释也把双量式和单量式统一了起来。

### 参考文献

- 陈小荷 1994 《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世界汉语教学》4期。
- 李宇明 1996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1期。
- 陆俭明 1988 《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马真 1981 《修饰数量词的副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期。
- 王弘宇 1996 《“仅…，就…”格式的形式、意义和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3期。
- 邢福义 1988 《“NN地V”结构》，《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 于根元 1982 《说“全都……只有……”》，《汉语学习》2期。